

前几日到爬山,走到半山腰,阵阵蝉鸣此起彼伏。在这如歌的蝉鸣声中,我的思绪不由得回到故乡的那一片绿荫。

故乡的村头有一片杨树林。每到夏天,枝肥叶大的杨树便撑起一大片绿荫,这里是蝉的天下,更是我们玩耍的天堂。

作为农村长大的孩子,蝉就像一个童年的玩伴,整个夏日,都伴随着蝉鸣声声。天气一热,树林里便开始喧闹起来。阵阵知了声此起彼伏,犹如天籁。年幼的我们禁不住蝉鸣的诱惑,顶着烈日跑到村头捕蝉。

捕蝉的工具很简单。找一根长长的竹竿,在一头缠绕上厚厚的蜘蛛

网,像一团棉花糖,用手摸一下,黏黏的。嘹亮的知了声,很快就暴露了蝉的方位,我们瞅准它栖息的位置,举起竹竿,用蜘蛛网轻轻一触,便粘住了蝉的翅膀。我们小心翼翼地取下蝉,装进随身携带的玻璃瓶中,可以玩好几天。

运气好的时候,我们会在树干上发现很多棕褐色的蝉壳。用同样的方法,把蝉壳粘住,然后轻轻地从蜘

蛛网上摘下来,放在口袋里,视如珍宝。在大伙的齐心协力下,一会儿工夫,便收集到满满一堆蝉壳。

蝉壳是中药材,可以卖钱。我们把蝉壳拿到村里的小卖部,换上几根冰棍。一群小伙伴开心地坐在树荫下,舔着冰棍,听着蝉鸣,享受着炎炎夏日里最美好的时光。

晚饭过后,是农家人难得的休闲时光。村里的男女老少都不约而同

地聚集到村头纳凉。旁边的杨树林里,蝉按捺不住欢快的心情,开始躁动起来,演奏着美妙的交响乐。大人们挥舞着蒲扇,讲述着过往,期待着收成,孩子们在蝉鸣声中勾勒梦想,畅想未来。

蝉在远处唱,人在低处语,构成一幅自然和谐的画面,给乡村的夏日带来了无限生机,给平淡如水的生活增添了无限乐趣。

“蝉噪林愈静,鸟鸣山更幽。”多年以来,身处城市喧嚣的我,内心总是浮躁不安。偶然听到这山间的蝉鸣声,心中顿感清静澄澈,浓浓的乡愁也得以安抚,一点点化开。

闭上眼睛,侧耳倾听着如歌的蝉鸣,我感受到了绿荫下的清凉感。

乡愁的回音

彭晶

五月的父母

林艳红

79岁的母亲白发如雪,慈眉善目,思维敏捷,做事井井有条,特别是记忆力几乎超过了她的儿女们。当我们的车开到林场老宅的院子时,房门随即开了,母亲脆亮的声音同父亲的拐杖一起挤进我们的耳膜与视线。

父亲真的老了。被光阴打磨的后背,高高耸起,像极了驼峰。酱紫的肤色刻写着山风的厚爱,沟壑纵横的皱纹,勾勒出一幅历经沧桑的油墨画。无论是哪一条纹路,都书写着时光的故事,都融入了我们姐弟四人成长的酸甜苦辣。

我和姐一下车就围着母亲开始忙碌。姐和母亲做饭、炖鱼、包饺子、煮大碴子粥,我则开始各种洗刷。

父亲又拄着拐杖去苗圃监督四个嫁接红松树苗的工人了。一到四月,父亲就开始雇佣工人,大约已雇佣二十年了,我们一致认为父亲种树就是为了解决那些中年人的就业问题,也就是说父亲几乎把他每月五千多元的工资,都开给工人了。近几年树苗市场一直不好,父亲苗木选择的也不好,一个79岁的耄耋老人,哪有什么投资战略眼光?总之父亲一直在用他一辈子的老家底支撑着他所谓的事业。

起初母亲因为这个一直和父亲唇枪舌剑,母亲坚决反对父亲继续扩大苗圃建设。辛辛苦苦在林场忙碌了一辈子的母亲,多么希望父亲退休后,老两口也过一过城里人的幸福晚年生活,可母亲却没有这个福气,因为父亲离不开那片冒

油的黑土地和郁郁葱葱的苗圃,为此母亲也只有继续陪着父亲一起挨累。后来我们姊妹四人也极力阻挠父亲,恳求他别再扩大经营了,可父亲一直强调:他怎么也要把苗圃建得初具规模,可这个“规模”怎么在父亲的能力、精力、财力、年龄范畴呢?但父亲不考虑这些,这么多年一直执拗地坚持着。为此父母的战争也是此起彼伏。母亲只想要一个安静、清闲的晚年,可我们却无法满足她。

我们唯有哄劝母亲,唯有给母亲冠上“宽容大气”的美名,唯有劝说母亲,劳动是促进身体健康的最好良医,父亲每天在苗圃来来回回走个十趟八趟锻炼身体,总比坐在安逸的楼房里渐渐衰老要强吧。父亲只有与泥土树木打交道,他才格外生龙活虎。所以母亲也只好舍弃县城生活,百般迁就父亲,所以母亲默默承担了所有的不满与劳累。

但这次我感到特别意外,母亲不再埋怨父亲,反而说:人家古代都管一家之主叫“老爷”,咱家不仅不把你爸当老爷,还总批斗他,特别是我还总和他闹矛盾,以不给他做饭威胁他,有时看到你爸望着那些笔直的梧桐树卖不出去,眼里现出的无奈与愁叹,我也感觉他太不容易了。这么多年,他吃了多少苦,挨了多少累,一个人扛起整个家,供你们读书,才有了今天。可我还总打击他,总说他就是挨累的命,一点福气都没有,不干活就不知道干啥了……

我和姐惊愕地看着母亲,我说:“妈,您真是太伟大了!您说得太对了。爸不仅是咱家的老爷,也是咱家的根,更是咱家的擎天柱,即便他每晚累得腿抽筋,但有了您的理解,他却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老头。”

春暖花开的五月,因为有了母亲的包容与支持,父亲的梦想之花也许在下一刻就要绽开了,我们的心也随之舒展了。看着母亲为我们准备的山野菜包子和香喷喷的豆包,我的内心瞬间涌起无限的感动,无论多大,有妈有爸的孩子才是最幸福的!



暮归
汤吉摄

乡村往事

孙功俊

1975年七八月份的时候,我家的米缸见底了,而田里的稻子还青着,这青黄不接的节骨眼上,我们家只能顿顿煮稀饭喝。我整天觉得肚子饿,想吃米饭。由于营养跟不上,上小学一年级的我还是瘦黄瘦黄的,像根枯了的干树枝。

我妈怕我有闪失,每天早上上学时,就送我走过村前那座瘦瘦的石桥。我歪歪斜斜地走了几步,又停下来。我妈便急切地说,走快一点,不要误了上课。

我说,妈,我饿,走不动了。我妈说,忍一忍,明天就有吃的了。我又歪歪地走,好久才走到学校。

第二天我还在睡觉,我妈拍着我屁股说,俊儿,快点起来。

我含含糊糊地说,天还没亮呢。我妈凑到我耳边,小声说,快起来,有红薯吃。

一听有红薯吃,我一下来了精神,从床上弹了起来,揉着眼睛进了厨房。

我妈已经把锅盖揭开,锅底卧着几个煮熟的红薯,香喷喷的。我说,哪儿弄来的?我妈说,吃吧,别多嘴。

我飞快地吃着红薯,吃得啧啧作响。我妈在边上看着,笑眯眯地说,慢点吃,别噎着。

我拿起一个软绵绵的红薯递给妈说,妈,你也吃。

我妈摇摇头说,妈不饿,你吃,吃好了就上学去!记住,出去不要乱讲,也不能跟你爸讲。我点着头说知道了。

接下来的几天早上,我都能吃上几个熟红薯,而我妈从来都不吃,每次都站在边上看着我吃。

这天,放学回家的路上,我看见我妈正在生产队的红薯地里割草。远远地,我看见我妈四下瞅了瞅,然后用割草的刀挖出几个红薯,放进草里藏着。我也四下看了看,未见生产队的人。要是被人看见,我妈就会被扣工分,这事生产队里发生过。

第二天早上吃红薯时,我眼前总是晃动着我妈挖红薯时那慌张的神情。我吃得很慢,第一次没吃完。我妈把一个红薯放进我口袋里说,带在路上吃,不要让人看见。我点着头,背着书包往外跑,被门槛绊了一下,摔了一跤。那个红薯从口袋里飞了出来,让刚起床的我爸看见了。我爸伸手从地上捡起来,拿在手里看了看,瞪大眼睛问我,哪来的?

我望了我妈一眼,摇摇头。我爸抡起巴掌吼道,哪来的?我只好小声说,我妈给的。

我爸黑着脸,不说话了。

那天晚上,我刚躺下不久,就听见我爸在堂屋里训我妈。说,一共偷了几次?三四次。我妈的声音很小。

到底几次?我爸像审犯人一样审着我妈。过了好一会儿,才听到我妈说,十来次,只有十来次了。

真没想到,你还干这种事?我爸吼道,都像你这样,我这个生产队长还怎么当?

听到这儿,我的眼泪一下流了出来。

那年下半年,生产队分红薯的时候,我爸少要了50斤。生产队人觉得奇怪,问我爸怎么了?我爸不吭声。

那些人还问,到底怎么回事?我爸大声说,干活去,问那么多干什么?

